



01-32
2801
48-28



門 〇 〇 〇 〇
號 2801
卷 18-28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各其為自

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此稱而此書各其為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雜論春秋人物凡四章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

份按亦以此稱疑當作亦以字稱

說純曰狷者有所不為只了得一身的勾當不知士君子任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為以建立於當世故夫子合有道

無道以明恥。正欲廣意不爲之志以進於有爲。○困勉錄曰。邦有道穀。不必到有道而後可恥。即未逢有道而可恥者。固在。不然則沮溺一輩。可以免恥。抑不必到苟祿而後可恥。即未嘗受祿而可恥者。仍在。不然則巢由一輩。可以免恥。

論語卷之九 憲問

讀本

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是雙峰饒氏曰。狷

有分。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

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

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宋子曰。穀之

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

○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

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爲

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入國。不足

深貴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

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德而苟祿。亦不可也。○原

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其爲此問。固

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爲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

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

爲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

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

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

未爲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

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瀆告

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耶。○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

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

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

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穀。而不

能有爲。不可也。○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

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

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

有道。穀微不同耳。雲峰謂憲爲夫子之宰。猶辭其所

論語卷之九

憲問

二

而後可以有為故在原憲則難於有為在眾人則難於有守自當時原憲聞之當以有為為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以有守為重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欲

恨欲貪欲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已之為勝敵勝已足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伎

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怨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怨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

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

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也○雙峰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

兩件兩件又只是一病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忿恨附

呂晚村曰克伐怨欲皆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為仁而四者尚行其為不仁可知也若將原字橫派入絕情滅性一流失之遠矣然道不着原字其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為世情不可少事而謂仁者必以用世通達為是不必屑屑於去累絕慾乃病之大者矣又曰說者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

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鞭策語不是鶻突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又曰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又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於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荦隱伏於中而天理反強制於外伏於中者為主制於外者為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

蒙引怨忿恨輔氏註云忿見於外恨藏於中者非也忿字從心且懲忿及一朝之忿豈皆是見於外者邪○存疑怨忿恨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忿之雷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

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朱子曰

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

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

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箇甚麼要矜目

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

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冰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

是過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

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剷去而畱其根

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

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爲爲仁之道盡是哉聖人不許不行爲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安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強工夫粗甚矣○困勉錄曰克伐怨欲比不得視聽言動視聽言動乃不可全去者須知此章是以制私言不以過情言又曰徐玄扈云若其不行出於自然便是仁若出於勉然便未仁按此不在自然勉然上分克己何嘗不勉然但所以爲勉者不同耳王元美云可以爲難雖是許之之詞然克己只直截而易制私則禁伏而難正在難處未得爲

仁李見羅云自其著力處固叫做難而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由前之難其所著力處即是其得力處由後之難其所喫力處即是其受病處故曰仁則吾不知也微矣微矣按翼註亦主此然蒙引存疑淺說都不主喫力講蓋以不行對縱欲者言則不行爲難以不行對克己言則不行又不足爲難正意似如此又曰袁七澤云不行不是只不行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在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然所以不得爲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爲心之累苦若在四者上剝落不知以念滅念念起即差正所謂二乘糞除之道也曷自友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竟克伐怨

好。處。須。是。合。下。便。剝。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爲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爲仁○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慶源輔氏曰憲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程子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

便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爲仁由已唯顏子而上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日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爲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卻似只要不爲卻不理會有爲一節○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狷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狷介之守瘡也
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
上聲下同
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

欲了不可得。欲更教誰不行耶。按此論說叢亦有之。其意是欲提良知作主。謂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然不知此只說得存心工夫。聖門固有存心工夫。亦自有克己工夫也。○續困勉錄曰。私雖去而未必全乎理。猶未可爲仁。况不行則并私亦未嘗去也。又曰。按考亭淵源錄。陳才卿問私意竊發。隨卽鉅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會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按用克己工夫。尚憂其復發。况制而不行。如憲所云耶。

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效。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朱子曰。克已如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但逐出境而已。○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爲之心。未嘗忘也。○雙峰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而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雲峰胡氏曰。克伐怨皆生

下文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爲難而未足以爲仁也。緊相呼應。大全不知已字之爲助語詞。乃妄於其上添一由字。真可怪矣。

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爲仁。憲之力制其欲者。可以爲難。附或問二章之說。程子以爲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敢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鬪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蹙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畱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語錄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剷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剷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剷去之。才發便剷。自到熟處。○克

份按朱子謂克伐怨欲不行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又謂如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夫逐之出境與窩藏在家二說自當有辨愚以所謂容其潛藏隱伏胸中之語求之似窩藏之說為切又按朱子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克已復禮這是殺賊工夫愚以其說合之此章蓋克復者殺賊而不使之復留者也敬恕者防賊而不使之來者也克伐怨欲不行者藏賊而不使之出而作惡者也此三者之別也

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常忘也克已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已與克伐怨欲不行日克已足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已便是開門趕出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裏面教它且不得出來作過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胡氏曰居以爲居室亦可然居

不足以爲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徙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尙足以爲

士哉○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著其累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者當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爲必不能徙矣附或問張子懷居之說曰有爲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爲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亦謂夫有爲而重遷者爾張子蓋推言之也○蒙引士而懷居則不求義之安而惟徇情之安矣何足爲士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背義將無不爲方爲不足爲士○懷居亦懷土也但自小人言之則爲溺於所處之安自君子言之則只是意所便安處有不能斷然舍去之意○此章蓋爲當時士者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不當留乃有所顧戀而不能便去之意所謂繫遁者也故爲此言夫於所居而有所顧戀則凡聲色耳目之欲皆在其中矣而或者乃以意所便安處爲泛言不

指居處者亦非也。但以專懷宮室則不是。○存疑凡意所便安所在皆謂之居。宮室居也。廩祿足以給衣食。車馬足以代勞。僕從足以給使令。亦居也。士而懷居則沒於利而不見義。蔽於欲而不見理。何足以爲士。按蒙引曰。此謂當時士者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不當留。乃有所顧戀而不能便去之意。所謂係遜者也。故爲此言。愚謂若夫子之不脫冕而行。明日遂行。真不懷居者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諛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

困勉錄曰。姚承菴云。危言危行。非是意氣用事。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人見以爲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言孫只是孫於理而不直遂。此正善行其危處。按此須知是餘意。又曰。副墨云。君子立身持世。止有一危意。若曰君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卽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變。特言語之間。孫以出之耳。真是中

流一砥。按副墨此說。卽所謂善行其危者也。余前以爲是餘意。今看來卽作正意亦好。

呂晚村曰。爲學與觀人二義並括。爲學畢竟是急。又曰。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被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似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謬甚矣。○莊忠甫曰。人欲言其所迷。言其所

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雙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蒙引。危行言孫。指在下位之士言。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孫只宜去其位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出樂記。能言者或便。平聲。

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

疑誠為難耳。有德者言其中之所自得。如食人之說飽。衣人之說暖。豈有不能者哉。雖然。迷者疑者固不能言矣。亦有行不逮而知及之者。彼即不能言其所得。亦能言其所明。是二者相去固無幾也。此言之不可以信德也。夫人惟有堅忍果斷之力。然後能制私欲而成其仁。豈有不勇而能仁者。然世亦有堅忍果斷之力。用之以成就其私意。如尾生之信直躬之直。陳仲子之廉。此其勇皆有過人者。故勇者不必有仁。當知有言者之言。亦言其德。非便佞之言也。有勇者之勇。亦勇於義。非鬪狠之勇也。○困勉錄曰。註便佞口給及血氣之強。要看得好。不本於躬行底。即是

之強而已

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

○尹氏曰。有

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

帥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

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附蒙引。此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夫子發此。欲修身者知所重。欲觀人者知所尚也。○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二句。出禮記言和順之德。積諸其心。而和順之英華。自達於外。必能言也。孔門所謂能言。大抵皆就和順英華上說。如誦詩三百章云。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不學詩無以言。則曰心氣和平。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是自和順中來。亦可見聖言之不可易矣。○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二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

便佞口給。不出於無私底。便是血氣之強。故無論言之強。辨者為便佞。即言得合理。亦是便佞。無論勇之過當者為血氣。即當勇而勇者。亦是血氣。○份按困勉錄云。若明道所謂造道之言。如顏子之言。孔子孟子之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有德之言。亦可謂之便佞口給乎。曰。若充類至義之盡。亦不能不如此說。愚謂造道之言。亦當在有德者必有言之中。蓋顏子與聖人。所差只毫髮間。孟子學已到聖處。則其言聖人之事。是亦有德者之必有言而已矣。今困勉錄乃欲劃在便佞口給中。殊足駭人。四書鏡曰。君子二句。依註一直說。惟尚德所以為君子也。

簡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存疑據於德。依於仁。曰德。曰仁。亦如此分。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奭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

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梟春秋傳作

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

之子。所誅也。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夏后相。所誅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

○呂晚村曰。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若此。節書看得不好。則二病俱有。羿稟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銖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意思。熟落。則舉善念便是惡。善根絕也。於是聰明人。即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悉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不可不脩矣。若不答。適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入那裏去。也須實發出。行法。俟命之意。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後。至程朱始發明之。今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

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用寒泥以為相。泥行媚於內。宮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虞樂也。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靡奔有鬲氏。靡夏之臣。泥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恃其讒。愚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遺民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后杼少康子。有窮遂亡。○新安陳氏曰。羿稟皆篡賊。而殺誅異辭者。羿當誅。然非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

望人心之反經耶。又曰。躬稼言其德業。非言其窮約也。○困勉錄曰。不答。時解有以福善禍淫之理。不可知說者。不知福善禍淫。聖賢原只主理言。不必主事言。何不可知之。有只依註為是。須知此節。只重尚德意。不重不答意。又有謂其理固然。不必答者。亦未是。○份按。夫子不答之故。語類有一條問語云。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亦有惡如羿。稟而得其死者。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蓋此即所謂福善禍淫之理。不可知也。語類又有一條云。聖人不答。也是無可說。蓋把他做不好。又說得是。把做好。又無可說。只得不答而已。此亦其理。

而贊美之。問夫子不答。南宮适。朱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閱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恆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執非欲為羿與稟者。○雙峯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稟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已。已難答。又以羿

固然不必答之意也。語類又有謂適意善言拙擬人非其倫。正如仲尼賢於盜跖。夫子不答。緣問得駭。此三說皆不若不敢承當之說為穩。晚村主福善禍淫未必然之說。然其論却精。
四書釋地曰：金仁山前編晉魏絳曰：昔有夏方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註云：鉏在冷澶州，衛南縣即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本國是也。又云窮石不知所在，闕疑最是。蓋時夏都安邑，鉏去夏都僅千里，計窮石又近於安邑，方能因夏氏以代夏政。若如朱子註，駭經夕歸於窮石，今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

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豈能及夏朱子蓋見王逸引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遂傳會此窮石為后羿所遷，不知當別有窮石為國名者，但不可考。論語集註，羿有窮之君，與孔安國註同，只渾淪言之得之矣。
翼註曰：此不仁與仁字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佐案曰：使小人乍見入井，亦必有怵惕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真未有一息之仁也。○困勉錄曰：小人必不仁，不必說到假仁，即使真心發見，亦隨見隨滅，故曰未有此甚言人之不可流入於小人一流，入於小人遂有江河不反之勢。通章總見

界比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適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歎美之。○新安陳氏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適戒羿，慕尊禹，稷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附存疑，以羿慕比當世之有權力者，已難於答，以禹稷比孔子尤難於答，不答須兼此二意。○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是照管不到處。○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爾，蓋千百之

一二。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己？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虺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峯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一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或有所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有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通考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附存疑無私心，而合天理，方得謂仁。小人立心制行，專在於私，那得有如此時。縱有一點明處，亦天理未喪，偶然發見其本心，則非也。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有不仁之時，小人無能仁之理，總以見仁之難盡也。

從仁而至不仁易。從不仁而至仁難。其微人意最爲深切。又曰存疑解仁字。兼立心制行極完。然其末句曰其本心則非也。若改爲隨見隨滅。尤明。

呂晚村曰。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總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份按晚村所謂不學無術。誤認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乃從蘇氏所謂愛而知勞。忠而知誨。二知字生出。其論最精。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東漢揚彪傳彪子修爲操所殺。操見彪問

日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讀作密低。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神旨反。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忠而

勿誨。婦寺音之忠也。詩大雅瞻仰篇匪教匪誨。時惟致亂之詩。寺奄人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

之則其爲忠也大矣。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觀慈父

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故又言以明之。○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附蒙引

愛不但是父之愛子。兄之愛弟。士之愛友。君之愛臣。民師之愛弟子。亦有如此者。忠不但是臣之忠君。子亦有盡忠於父。處士亦有盡忠於友。處凡爲人謀。亦有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自其心之忠愛中來也。○味二箇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

○子曰爲命。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禪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稟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

呂晚村曰。當時如齊之晏子。魯之臧孫。衛之文子。晉之士句呂相等。以辭令聞。然皆一時一事之得失。鄭則惟賴此以立國。存亡係之。與他國之命異。故夫子特表之。泛作玉帛兵戎重辭命套頭。不着痛痒矣。○困勉錄曰。討則以事勝。論則以理勝。脩則斤言扼要。飾則累辨不窮。四書釋地又續曰。憶王源崑繩讀左傳。來問鄭有七穆。謂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

氏印氏也。又有羽氏。雖穆公
子以非卿故不在七穆之列。
行人子羽為公孫揮。他若公
孫軌。公孫董。公孫舍之。見襄
九年傳。皆穆公之孫。故稱
公孫。然則子羽亦當為某公
之孫。不可考乎。余曰。杜元凱
以公孫揮為雜人。見世族譜。
因笑公孫揮辨於四國大夫
之族姓。而不能俾已之族姓
流傳於後。亦一異。

之為辭命必更平聲。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

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

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

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

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貌美才秀。公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善為辭命。禪謀能謀。謀

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

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

為辭命。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

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

敗事。北宮文子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朱子曰。春秋之

所謂有禮也。則只說利害而已。洪氏曰。鄭國能

慎重其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為天下者。辭命宜

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眾也。而獨任於一

官可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其已也。故

世叔討論。而禪謀。不以為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為

羞。後世為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南軒

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

辭命之善。則以夫眾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為命

猶當假眾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葉

氏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

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為辭順。而受

之。當慎可知矣。雙峯饒氏曰。禪謀。想是素善造謀

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

之官。熟於應對。故又使之脩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

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卻潤色之。合四

子之長。則全美矣。厚齋馮氏曰。鄭以小國介乎晉

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為卿。又十年。授

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

爭也。故用是三人。草創討論脩飾之。既成。乃從而

呂晚村曰。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爲用。子產之惠。却必須嚴猛做成。此意發揮得徹。便是不可移易處。

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襄公。凡五十年。閒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附存疑草。創是起。彙規模。閒架都是此時立。討論是搜尋典故。講論義理。看合與否。討論則典故已合。義理都當了。然詞語恐未停當。或有處太煩。或有處太簡。又從而脩飾之。脩是去其太煩。飾是添其太簡。脩飾則煩簡得宜。詞語都停當了。文采或未可觀也。又從而潤色之。潤色是加以文采。只是易其句讀。更其字面。化其陳而使之新。易其俚而使之雅。更其粗而使之細。如是則文采可觀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

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音丸。蒲澤名也。於澤中劫人。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典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爾。所以爲惠人。○胡氏曰。子產爲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峯胡氏曰。子產之惠。夫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爲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曰太子王弱王

昭王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瀆也瀆

慢也王有適嗣不可辭也敗親速讐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名讐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名賂吾以天

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

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都於媯音若地名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文沮

在呂反

以致禍亂

事見大學或問止至善章內

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

外之之詞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

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

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

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

若作盡入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

管仲也未盡得人道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厚齋馮氏曰駢邑

也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

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

口書於版圖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荀子仲

者凡三百也

因勉錄曰。聖人論人。大抵才德俱全者上也。才不勝德者。其次也。德不勝才者。又其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焉。斯為下矣。此章關紐如此。

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雙峯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抑之。○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新安陳氏曰。槩。平斗斛之物。謂二人平等。皆未有聞於聖學也。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皆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己以

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呂周召其人也。○雙峯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卻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論人有不同者。同一子產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數其事而稱之曰。養民也。惠。即其乘輿濟人之事而言之曰。惠而不知為政。同一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偏言而曰。聖。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世之師。以一德名之曰。聖之清。聖之和。以一偏之弊言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上聲。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

可忽其易也。朱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

摘訓曰。觀註中人之常情。則難易而就人情說。却從事情上來。不可把事勢人情平看。○說叢曰。此夫子就人情事勢而權其難易。若此。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之異。則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份

按易字須善看。蓋無怨無驕本皆人情所難然以處貧較之處富則無怨更難於無驕以處富較之處貧則無驕差易於無怨若說得富而無驕太容易復非本旨

論語大全卷十四
飯喫但若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敬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雙峯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脩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困勉錄曰薛方山云此章分明譏魯失官入之道據真註亦有諷公綽任職不稱之意當兼用為是又曰高中玄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能者不能公綽正廉靜而短於才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况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况大於滕薛者乎以其優於家老也而即使之為大夫則必至於廢事以其不可為大夫也而亦不使為家老則必至於廢人諷管之意隱然可想按此章老大夫字是實字趙魏滕薛俱活看中玄得之註中大家勢重并國小政繁只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新安
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則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己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峯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

謂魯也是國小政繁者與滕薛一樣看更無分別則呆矣又曰廉靜自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便是短於才也世之所謂短於才者只是指廉靜耳所謂才者只是指不靜不廉耳可嘆

四書釋地曰下今泗水縣子路卽其邑人

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

王綱大陵小強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

新安陳氏曰用違其才之所長則為棄人矣此君子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

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張氏

日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

之者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反莊子魯卞邑

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

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

使德成於內而文見形旬反乎外則材全德備渾上聲然

不見一善成名之迹兼四子之長而然中正和樂音粹然無

復扶又反偏倚駁雜之蔽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

無駁雜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

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音御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

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意○問四子之

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外他無所見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

份按始能取四子之所長以
下乃另是一條其原文云問
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
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備撰
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能取
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
短云云愚謂朱子歸重文之
禮樂句玩此方知此節主腦
乃將此要緊語刪去而與他
條并爲一條吾不知其何說
也

魯莊子赴闕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
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常稱之矣○知而
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
其爲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
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
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
以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
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於此逐項
說矣○洪氏以爲特以四子爲言者四子皆魯人而
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
爾胡氏以爲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爾言有是一能
而不能兼衆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爲
成人矣○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
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
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
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而至
於成人矣○雙峯饒氏曰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
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

份按困勉錄云註才全德備
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和
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來大
全自明蒙引謂才全德備四
句俱承文之以禮樂來恐未
是愚觀朱子謂文之以禮樂
句最重惟文之以禮樂始能
取四子所長而去其所短然
則苟非文之功則其於四
者且未能集長去短而又安
得云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
迹乎可見才全德備二句自
跟文之以禮樂來也雲臺謂
四子皆有一善成名之迹皆
有偏倚厥雜之蔽非文之以
禮樂未見其渾然粹然正同
蒙引之說則四句之俱頂文
之句無疑且困勉錄謂德成
於內句是以知廉勇藝之出
於禮樂者說夫才全德備四

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
雲峯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
之知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
有一善成名之迹至於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爲
滕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有爲季氏聚
斂皆有偏倚厥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
然粹然也○蒙引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禮樂方
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
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勇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
無知名無勇功而廉與藝皆不見痕迹矣○知足以
窮理四句未宜說上盡好去爲有下文文之以禮樂
在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內
則才全德備四句却只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
爲成人○存疑四子之知廉勇藝未必得中皆有過
不及處故須節之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是箇得中
底物節之以禮者損其過益其不及使智廉勇藝皆
歸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失也節之以禮則四者皆
歸於中道矣然猶或出於勉強矯揉未至於從容和

句緊接德成於內二句。德成於內尚自文之句生來。況才全德備二句乎。
份按註才全德備。雲峰胡氏以不欲為德。知勇藝為才。蒙引又謂廉勇為德。知藝為才。因勉錄則謂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觀下節註才智禮樂有所未備二句。蓋思義是廉授命是勇。皆所謂德也。其所謂才知者指知藝而言。註中分明以才字代藝字。此三說似皆有理。○又按分言則有德與才之別。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本註以德成於內統之。語類亦概稱為四德。
份按說統云此節不重無材知上。只應頂上文禮樂說下。言此之時醇醜朴散。何必都到禮樂渾成地位。總稱成人。

順也。故又須用樂以和之。這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即樂也。註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也。和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將。使知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有純粹之美。而無駁雜之弊也。○蒙引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溢於中。而得特措之宜者也。○文見乎外。文字不可與文以禮樂之文字同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文字當死字看。然亦從彼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由有文也。若謂文之全。是外面工夫。亦不是本意。在中正和樂上。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平聲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扶又反加日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

生。持以與人也。久要平聲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

只有一段忠信為實的人。亦可為成全。要在今字上發出。聖人取節意。愚謂此與本註才智禮樂未備意。小有不同。然亦可備一說也。

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

○南軒張氏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毅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為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蒙引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廉勇為德。知藝為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下莊子之勇矣。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亦似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為成人矣。○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藝。○上文亦可以為成人者。對聖人而言也。下文亦可以為成人者。對上文而言也。○存疑

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

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
 勇也冉求藝也須臾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
 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
 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
 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慶源輔氏
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正而無疵
 也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
 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氏曰
 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

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

三者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捨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徇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行行如也若不得其死然則以未能文之以禮樂故也○新安陳氏曰使子路能行夫子之言始於智以知此理終合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死於一決之勇而不足以及言義乎胡氏以後一節為子路之言極是○語錄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為是子路之言

言言大全卷十四
三
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
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
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
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
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楊尹叔
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
方順此言亦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
亦未見得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
證此只是集衆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蒙引
胡氏以後節為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
既如此云云夫子安得都無說話如子路終身誦之
夫子便云是道也何足以臧此卻寂然為何先儒未
嘗疑及
此為何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
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

稱之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
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

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
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

份按語類云。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云云。蓋却說以告者過句。緊與上只是一偏之行。下却說得大了對針。不可刪也。

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

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豈其然乎深疑。蓋疑之也問。

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鮒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卻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卻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卻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厚重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

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峯饒氏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蘧伯玉使者。然公明賈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蘧伯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為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節公鉏而愛悼子。

呂晚村曰。全節之眼在「以」字。以防重求。後輕從。以字外動求後。便寬一層。直從以字中取要君。真無可躲閃處。○困勉錄曰。武仲如防。可以要季氏解。可以存先祀。解可以未嘗以防為言。解夫子正之。兼此三意。

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家司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黜孟氏
之御謂公鉏苟立羯莊子庶子請讐臧氏孟孫卒公
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甚哀
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
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除於臧氏辟穿
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遂正助之除
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
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
賈臧為出在鑄二人乃宣叔娶鑄國所生與紇兄弟
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龜出蔡因號大
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
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
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
勲文仲與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
齊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

孝經語

罪之大者也武仲之

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並去聲而不好學也慶源輔氏曰凡人溺於智而不知學不鑿以為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楊氏曰武仲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如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雙峯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四書釋地又續曰王伯厚史記正誤謂發千古之覆者矣仍有一大誤未正者蓋遷多矣說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是也案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傳晉驕曰晉公子生十九年而亡此則文公在翟勇犯稱亡人時年甫二十一歲入國年三十六即薨亦只四十四耳故杜氏註城濮之戰云晉侯至此四十矣安得有如陳際泰議而不正文老而舉事故慮日暮而計擬者耶黃子鴻向聞此論難曰果爾重耳居蒲城莊二十八年也為晉獻公十二年重耳年甫七歲余曰古諸侯之子生於深

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即藉其名以鎮外事皆掌於師傅如六朝有典籤故襁褓無礙不見梁書南康王績天監八年封邑二千戶出為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時年尚五歲乎子漢悅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平聲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蔡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諸姬黨楚國故齊伐楚而先自侵蔡潰蔡者先破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此北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地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晉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包裹束

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裹匭匣盛之以貢周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師進次於涇楚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使大夫請盟師文公則伐衛退次於召陵次於召陵之地以聽楚成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穀以逼齊二十八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以復曹衛為已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二

命晉大志 卷十四 憲問 西

份按叙城濮之戰遺却胥臣
狐毛狐偃事止載樂枝原軫
何也

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
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
三施去聲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
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
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
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
公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
也食楚君
之穀三日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新安陳氏曰上引二
事以推
其餘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慶源輔氏曰桓公責
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
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
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
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
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
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

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猶夏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
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
有歎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新安陳氏曰二公
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耳晉文固
譎齊桓亦非純乎正者若粹然一出於正其惟王道
乎附語錄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存疑晉
文譎而不正齊桓正而不譎俱就其行事言也若
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註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糾居黜反
名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
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
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去聲

傳莊公六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戍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晉基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公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襄公庶子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庶弟來奔九年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他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僂音奚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相可也公從之

得為仁也

問集註謂忍心害理不得為仁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讐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弗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程子曰桓公見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常與魯盟於蕪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峯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

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書在盟府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同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略舊制也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

份按語類云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

日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子仲之生而忽之死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違闕者多矣顧何足以語此然使桓公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効矣○蔡氏曰子路舉忽之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仁夫子答

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
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
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
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
是也。愚謂此條首尾數語。將
管仲心之未仁。與其功之仁
推勘。最為明白。輯釋何故刪
去。其論漢高之撥亂。則自春
秋說來。論唐太宗之撥亂。則
自東漢以下說來。此等見解
豈小儒所曉。宜乎其恣意刪
之也。

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
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
指忽言。○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
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
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
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
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存疑
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
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蒙引子
路以管仲為未仁者。以其忘君事讐也。夫子以管仲
為如其仁者。以其相桓公霸諸侯也。子路之疑。管仲
者在彼。夫子之取。管仲者在此。子路之疑者。記其過
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管仲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
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讐一節。則夫子
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不
以兵車一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如其仁。不依蔡
氏以召忽來比。
只泛說為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與平聲
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
勇者也。故有取於

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
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其相桓公為已甚。而非仁。附
蒙引。看來二子亦有意見了。當時人只為管仲功
高取之。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思。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
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
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問
命

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

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附黃氏曰抄註云霸與伯同長也愚意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典而為天下所歸則王聲轉而為王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為霸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商周之初諸侯猶未強大故有德易以興周衰諸侯強大醜德齊莫能相一管仲輔齊僅能以智力總率之使之尊周攘夷其濟世之功亦不少故夫子稱之若孟子之言則又存萬世之常道○蒙引前一節稱其功後一節不責其死稱其功以見其仁不責其死以見其無害於仁不可以上節為答又相之下節為答不能死蓋子貢是非其相桓孔子所說是就他功業說非是正答其又相之問也下節只承上節說非另答箇不能死也正經答不能死又相之意思全在下節歸結如上章答子路只述其功而不必死之意自在其中矣○管仲雖有尊周室之功然其實不能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吾為東周

憲問

三

之意正
不然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綏壹計反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

此文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

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前漢淮南厲王

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

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仲私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

死實當去聲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

日知錄曰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君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毛偃為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為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漢晉已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傳如此也又謂桓兄糾弟此

亦強為之說又曰論至於尊周室匡天下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呂晚村曰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傅有變難則其傅與臣僕奉之出亡例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傅與臣僕竭忠為之謀久亦例也管召為子糾之傅非齊之家相僂襄之執政大臣其義但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為先君社稷謀擇其可者定策援立惟我所與察哉况鮑叔牙先奉小白奔晉矣故管召但有從亡之義無主議廢立之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况謂之傅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夫子許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無

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

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

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

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

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

難去聲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唐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

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

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為諫

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

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

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闖吾兄弟奈何王即秦

此功即罪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也。又曰：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倉卒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云：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復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簡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

王闕問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重也。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致太平則不以相掩可也。問：程子可也，亦曰：前說非是，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即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豈若云者，是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故當以程子之說為正，而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

此旨未徹，多欲曲為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之說，愚猶以為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人每云為傅從亡，與委費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為害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為太子，即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又曰：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答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又曰：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其精其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已至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於此者，此春

死為改過，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雲峯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附朱子文集答潘恭叔書，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信乎。曰：苟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成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為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之則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

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為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輩。即王魏事功。安得據管仲之例乎。

論語卷之十四
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程泰之子糾。辨或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先儒或以子糾為兄。或以小白為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為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吳氏邦衡劉氏萃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為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為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為兄。原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推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為兄。爾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于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為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于齊。有篡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為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為兄。而朱子又

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况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為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為兄而已。正於春秋之經。辯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糾。非嗣君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蕪。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著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為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為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

書法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烏有嘗與魯盟于莒而特加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為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朝音潮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者。見公冶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

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洪氏曰家臣之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

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

事君三也。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粲然可觀矣。

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

請諡諡以貞惠文子。蓋以脩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

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諡耳。○雙峯饒氏曰今之所謂諡法未必

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

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卻是深說。所以為文之義。○新安

陳氏曰說者以文子得諡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與家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僕之時。非身後也。諡

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諡爾。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諡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

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諡耳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諡哉蒙引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若僕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而成章矣謂之文子不亦宜乎○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洪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許之云云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音夫

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蒙引大槩謂其變倫不叙紀綱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般

皆大約之辭其中云云最多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

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胡氏曰圉即敏學好

能即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圉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為爾

○雙峯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起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脍肥膾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尹氏曰衛

呂晚村曰。爲之也難。只由言之太易。後不得踐耳。然但謂不能踐言。是尚有欲爲之心。特因言時好爲苟難。後來不克相副。猶未是大言不慚。

種人也。所謂言之不作者。專是欺世爲人。方其開口時。本無必爲之志。只揀好聽說話。儘着說去。其不量度能否。難易。亦由無必爲之意。所成所以不徒謂之大言。而謂之不作。言其本無此意。而漫以欺人。其羞耻之心已止也。困勉錄曰。由勇生作。作復生勇。二意須相足。又曰。凡人志於爲者。必顧自己造詣力量。時勢事機。決不敢妄發言。如言之不作。以爲已能。不是輕言苟且。卽是大言欺世之人。爲難。卽在不作時。見得非爲之後。方見其難。又曰。註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是逆推其言之前。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是正解爲之也。難句。是預料其言之後。然却是

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爲訓矣。○南軒張氏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蒙引。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生三人之才言。○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賓客二字。如何分客。似不論貴賤。尚泛些賓。又其盛者。然再考之。凡尋常羈旅。皆謂客於某。所言謂賓於某。所則不可。詩多言嘉賓。見其盛也。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自不度其能否矣。欲

踐其言。豈不難哉。

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作。則知其爲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認。○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爲而言。○蒙引。有必爲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心。不敢有易之心。必不至於大言無當矣。不是仁者其言也。認意其言之不作。則占知其爲之也難矣。註云。而不自度其能否。縱自度其能者。亦自不敢易。如孔子猶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

公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子。王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卽

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卽闕止。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

預料。不是到為之方見其難。

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旅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附蒙引：崔子弑齊君，陳成子弑簡公，此皆記者之辭，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下文便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音朝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側皆反，戒以告君，重其事

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

公討之。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弑其君

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殺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尊，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

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在呂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以

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

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

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

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

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

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

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

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

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

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

恆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

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新安陳氏曰

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

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

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

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

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

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

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

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平惜哉

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

份按先發後聞之說若泛論其理則可胡氏謂仲尼此舉當如此不亦謬乎黃氏曰抄厥之是也雲峯謂先發後聞指魯非指孔子乃是曲爲之詞困勉錄主胡氏說反謂黃氏痴人說夢抑又過矣

言言才名 卷一四
之意以為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誅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奚以為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度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問程子以天子胡氏乃以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遠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

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雲峯胡氏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恆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新安陳氏曰沐浴而朝蓋欲齋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附黃氏曰抄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似不必附集註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呂晚村曰勿欺也六字說做一片總於犯字中撮出勿欺

作主。不說做兩節。故犯字情狀事術自不同。若勿欺外另有箇犯法。則犯為作用。作用即欺矣。講犯字。要是勿欺之犯方佳。又曰。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意原重欺一邊。又曰。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倖。即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勿欺而犯。兩意說得合一。方是語子路勿欺意。份按此節。重在勿欺。晚村所云。最得集註之旨。勉齋謂此是兩面平說。存疑謂犯其顏色。以諫諍。此事最難。困勉錄謂犯自犯。勿欺自勿欺。不必紐作一件。

論語大注 卷十四

犯謂犯顏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問子路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斯耳。朱子曰。以彼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恹地。否。日是恹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大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雖不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勉齋黃氏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為戒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

皆非也。○犯字須從勿欺中說出。但犯字止就諫諍言。勿欺却兼言行說。蓋諫諍時說得太過。固欺也。或自己好色好貨。却諫君勿好色好貨。亦欺也。或宣力於君者。不能盡心竭力。亦無非欺也。呂晚村曰。不上即下。凡所為中立者。即下達者也。巧於下者。耳愈巧愈下。又曰。上達直須說出。希聖希天。無可歇息處。又曰。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即在此人。倫日用事物之內。譬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者亦即在此。下者在此。下者亦即在此。亦即在此。路上變動不居。更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者。只有上下兩項。入發心在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

本然不欺甚難。惟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卻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附存疑。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始可以言勿欺也。犯專就諫諍說。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

汗音下。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汗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卻。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循天理

論語大注 卷十四 憲問

三

踞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
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
喫力而下者勢順故下多而
上少其有中立住脚者乃掙
挫不上之人巧為變下之計
總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
已入於下到底山嶺中間無
棲泊處也

困勉錄曰註日進高明日流
汗下正解上達下達大全胡
氏以為上達下達之效者非
○摘訓曰若不是天理本自
高明人欲本自汗下如何循
天理便日進高明徇人欲便
日究汗下存疑不以為然誤
矣○份按蒙引以高明汗下
貼本文上下字以日進日究
貼本文達字本有兩層意其
曰天理本自高明人欲本自
汗下乃勘出上下二字源頭

蓋天理本高明君子循仁義
禮智之天理所以高明也人
欲本汗下小人徇聲色貨利
之人欲所以汗下也此是貼
上下二字其曰日進於極仁
極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日
究於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汗
下之地乃是貼本文達字故
曰達字中有積漸至極之義
即存疑所謂日新不已也存
疑不知蒙引之有兩層意而
謂其一下便了失之矣
說統曰兩為字即註兩欲字
是學的主意俱在心上分別
為已而學則日脩飾名譽上
為人而學則日脩飾名譽上
○徐做弦曰為已則天地萬
物皆屬之已為人則形骸耳
目皆屬之人唯為已故能克
己唯為人故益失人

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汗下上達下達
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
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
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
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汗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
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沉而愈卑○南軒張氏曰
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
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雲峯胡氏曰夫子嘗曰下
學而上達其所以為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
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附蒙引天理本自高明也
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日進於極仁極義極禮
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汗下也小人徇乎聲色
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汗下之
地矣○高明汗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
達字○達一也朱子於上達則日進下達則日究上
下之義也皆有積漸至極之義○存疑蒙引君子循
天理天理本自高明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人
欲本自汗下故日究乎汗下此說覺未切日日進高

明日究汗下都是日新不已意不是死殺譬如登山
日進高明是一步高似一步如入谷日究汗下是一
步低似一步自一事之善積而十事自十而百而千
而萬一節高一節去此日進高明也自一事之惡積
而十事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一節低一節來此日究
汗下也若曰天理本自高明人欲本自汗下一下便
了不見上達下
達日進日究意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慶源

輔氏曰為己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得
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
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程問

呂晚村曰。為人者欲見知於人。則為入。即希世驚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為已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連下為入亦說好。却大謬。若以經世利物為為人。是仍舊在事為上分別矣。只看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謀高隱。此數者。皆非為已之事。為乎。然請清夜思之。畢竟何所為也。可以悟矣。困勉錄曰。此章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成已成物之分。為人為已。俱兼成已成物說。但其所以要成者不同耳。

子兩段不同。朱子曰。前段是低底為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未後連已也喪了。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悉井反。下章同。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朱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已為人之別。直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已。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末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已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新安陳氏曰。同一

學也。為已為人之間。古今之不同如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附語錄問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日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論語集編若不為已。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已。○問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是自家合如此讀。合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大學或問云。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當然。而為之。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已無所為。而然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言所未發者云云。○學古齋箴相古先民。學以為已。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已之學。先

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夸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縣弗察胡越其歸○存疑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為己為人之分其工夫亦自不同所得亦異為己者其工夫必深若已無實得決不肯已必求到有實得然後已為人者外面粉飾以為可以見知於人斯已矣其工夫必苟且糊塗決不若為己者之深切也為己者工夫深切必有實得而日進乎高明為人者工夫苟且糊塗必無實得亦終於廢墜耳○蒙引欲得之於己少有不見知於人者欲見知於人虛譽雖隆實則病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於春反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翼註曰講未能若云力不從心氣不副志便有病如云愈克治愈覺私累之難淨便無病蓋註常若不及正是他心上自覺未能又曰人不留心克治便自覺無過了伯玉是留心克治的人始覺得過易滋而難化但只要寡少還是難的註但字猶字宜深味若不知此看則欲寡似自怨未能似自諉了使乎使乎兼深知君子之心而又善於詞令二意然知心邊重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

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已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

而常加省治也省治也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

乎以重直用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蘧伯

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與屈同之以非也。○朱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了無固滯。○雙峯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

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

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脩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為已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雙峯饒氏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味深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

不謂已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俟其出而稱之者二南宮适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俟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通考朱氏公遷曰使者以願學之心稱伯玉可謂知賢者矣若公明賈以時然後言以下三者稱文子則是以德行之美贊之不幾過其實乎故夫子一信之一疑之。○存疑過有三念慮之差過也言語之差行事之差亦過也故曰心過口過身過。○蒙引人但知使者之善於辭令而不知其深知君子之心所以為可取也假如伯玉未能如此而使者云云則夫子未必許他如公明賈之對亦善乎其為辭令矣而反以來聖人之疑故集註又曰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省身克已即省察克治也省身有過便克治了。○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也此即所謂踐

呂晚村曰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層即為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即心即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

履篤實也○光輝宣著只看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便見得○春秋諸賢大夫如伯玉卻是有裏面工夫底人觀其欲寡其過而未能且恥獨為君子而其出處又合聖人之道可謂有體有用之君子矣雖不與聖門然攷其所立顏曾之亞閔冉之儔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為莊子亦適然之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已見泰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曾子蓋

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

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為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不出二字欲洗發盡致須以位字為主方能如意又曰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却於理不肯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為不出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瞭然又何內外之分乎凡理真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又曰不出中正是思之極處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又曰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

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南軒張氏曰位非獨

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矣○雙峯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位字比上章又說得濶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雲峯胡氏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思以事言餘如不日如之何如之何一章亦主於臨事之思而言也但再斯可矣是思不可過吾末如之何是思不可不熟一則因文子三思而言一則為世之率意妄行者而言二章皆所以

又曰不出位不是欲其有思
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
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
之出位正為不知位中至善
之所在以用其思耳以多思
少思解出位非也至謂思而
當亦不可多悖甚矣又曰此
是曾子嘗稱此言以警者善
思之道已離却兼山講矣若
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
易非論語曾子曰三字下文
字也

示戒也。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為兼山。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淺說。曾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身之所居在是。則心之所思在是。而所思不出乎其位之外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朱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之過。謂力行也。○勉齋黃氏曰。言易放。故當恥行難盡。故當過。○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雙峯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存疑。恥是恐行不得。故以為恥。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恥則必擇其所能行者言之。雖能行得

翼註曰。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勿作三樣人。

呂晚村曰。自道之為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

猶留一兩分。不敢盡說。至所不能行者。則絕不敢出諸口矣。故曰不敢盡。過其行。是對恥其言說。謂言則恥不敢盡而行。則過之也。饒氏謂如說七分而行。十分是此意。故曰欲有餘之詞。行必過其言。方為有餘。不然。豈能有餘。雖至聖人亦只是盡這理而已。豈能有餘語錄。喪用過乎。哀儉之說。又非中道。非君子所貴。

○子曰君子道者二。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三句解見子罕篇。○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

學者之意。○蒙引。仁者不憂。見其未免於憂也。下二句亦然。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為之詞者。於是改為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真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
呂晚村曰。上論知者不惑三句。與君子章三句各別。君子章是就考驗言。重在下半截。上論知者章是就成德言。重在上半截。○因勉錄曰。重在上半截。則當云仁者自能不憂。捨不字。則當云必不憂。然後為仁者。餘做此。

說統曰。須知子貢之方人。把做學問內一件事看。非如世人臧否人物。然畢竟非切己之學。故夫子以不暇喚醒他。若曰。汝自有修己工夫。當為何暇為此。又曰。要知自治之功。無窮無盡。何得暇時。暇字便是學者大病痛。○翼註曰。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不足言。○說叢曰。夫我不暇是實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困勉錄曰。李見羅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暇方入。此又是見人之賢否。而益有不暇也。又深一層。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胡氏學之序。以智為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為百行之首。○覺軒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為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為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比。並而答以此言也。○附蒙引。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謙字。○夫子自以為未能。而子貢又以為自道。子貢之言是。則夫子之言非其情矣。夫子之言果然。則子貢之言幾於阿矣。曰。夫子之言。聖不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知足以知聖人之智也。○存疑。自責以勉人者。聖人尚未能。況學者乎。此為以勉人也。自道自說也。不是自謙。自謙意在其中。蓋自說則常引退。更

不肯自炫其能。此便是自謙。故曰在其中。註曰。猶云自謙。有分曉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反。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

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朱子曰。學者簡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附蒙引。子貢方人。夫子以為賢。褒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詞。謂我則

鄒東郭曰。學而求能。乃為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地。則猶然是患人。不已之心也。

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而子貢獨暇之乎。蓋急於自治者。自不暇於方人也。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

曰。四見者。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知也。與此章為四。

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雲峯胡氏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

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朱子曰。凡抑字皆畧反上文之意。言雖不逆。

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

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朱子曰。逆詐是那人。不

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

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

呂晚村曰。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幸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此節億逆。即自私用智之病。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理必由學問。固人皆可為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要有體會。又曰。逆詐。億不信。一流不足具論。凡有志近道者。多是不逆億。而亦不先覺之病。然天下有不逆億而不先覺者矣。未有先覺而猶逆億者也。又曰。三句都是誠。亦都是明。分貼不得。蓋誠明只

是一件。然論學者所以善用逆億。與不能先覺之故。只坐見理不明。其欠工夫在窮理格物有所未至。則明之一邊。更爲學者吃緊用力處。每見篤誠之人。其處事接物。過向忠厚。意亦欲以至誠感物。然往往被欺見給。而自取困躓者。其生平全靠一誠字。而不於窮理格物著力故也。然則信及豚魚。豈無其理乎。究之其所爲誠者。亦非誠也。憤憤耳。

份按饒氏謂不逆不億。是待物之誠存疑非之最當。朱子謂楊氏誠則明矣之說。說得大了。與本文不相干。蓋天下儘有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受人之詐不信者。若以不逆不

億爲待物之誠。而謂未有誠而不明。便說不去矣。語類云。周子謂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然則逆億乃是多疑。而以察爲明。不逆不億。只是不多疑。不以察爲明耳。未可便指爲誠則明矣之誠也。○或謂不逆不億。卽是先覺非也。不逆不億。而又須先覺也。晚村謂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亦非也。惟其先覺。所以不逆不億也。晚村云。天下有不逆億而不先覺者矣。未有不逆億而猶逆億者也。此說最精。觀此便見。稟所謂惟其不逆億。所以先覺之非。而舊說之以不逆億卽是先覺。其爲非更不待言矣。份按語類謂逆億。是人不會

一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也。○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爲逆詐。未見其事而度其必不實。故爲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億。而以先覺爲賢者。理明故也。○雙峯饒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峯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爲奸。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奸。其斯爲誠明之君子乎。附語錄。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不億不信。是木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心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

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它聰明見得。豈非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爲賢。○蒙引。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億逆者。多墜於小人之計。今也初不逆人之我欺。初不億人之我疑。然卻於人之我欺我疑者。未嘗不先覺。則既不先事而預料人之奸。而亦不臨事而墜於小人之計。斯其爲賢矣乎。○大註云。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兼言。情僞者。猶大學之善惡。不可掩。例詞若兼意。則有所主。○存疑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都說人不會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既不曾詐不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億度之知。有心之知。明照之知。無心之知。饒氏不逆不億爲待物之誠。非是。

詐不信而逆德之存疑謂既不曾詐不信何消說先覺則是謂人詐不信而逆德之也愚謂逆德中須兼此二意蓋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德之固其料事之暗即人詐不信而逆德之其知亦從德度得來而非明照之知惟不逆不億而於人之詐不信者自能先覺乃可為賢註中說先覺兼言情偽然主覺人之詐不信說固重在偽一邊也孫淮海曰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便是固處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去聲夫子而辭甚倨居御反蓋有

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

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

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禮義之正

慶源輔氏曰為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微生之言雖倨而疑

份按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張南軒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饒雙峯曰馬中之驥如入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愚

夫子之言雖恭而決○雙峯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畝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

亦奚足尚哉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

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

謂此三說皆主驥自己言之所謂稱者乃驥之所以得稱為驥耳經文之正旨固如是也惟胡氏有云觀入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入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此則兼以觀入者言之則以稱字作入之稱驥說乃本文之餘意也

呂晚村曰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為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於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
因勉錄曰通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又曰怨自有當報者

不必論到何以報德而後見以報怨之不可也然論到何以報德而愈見以德報怨之不可

可闕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為粹也○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入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入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雙峯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入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栢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

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

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

新安陳氏曰讎仇也怨有不

報者不以讎待之也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

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芳服如造化之簡易

易並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問以德報怨亦可謂

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

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入而義者令無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重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

論語大全 卷十四
矣。○雙峯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為處事之權衡矣。附蒙引：以德報德，愛憎取舍，雖有加厚，意然君子亦未嘗以私恩害公義。公道上，去不得處，終是不肯以私害公。可厚則厚，不可厚處亦難強要厚，得必不把法度卻賣了。然則報德亦顧道理何如。○存疑據蒙引說：以直報怨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愛憎取舍只顧其人何如耳，都不干著自己怨事。然小註又有當報不當報之說，夫其不當報者，以是施之可也。若當報亦以是施之，毋亦傷忠臣孝子之心乎？且其人若可愛，可取，而在我的怨，則當報，又將何如？愚意愛憎取舍，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當取，這便是不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則憎之舍之而報也。依此說，方無礙，且與報怨意有相涉處。若依前說，則彼此相礙，且全似就用人上說。

張侗初曰：下學從不怨尤始。○呂晚村曰：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不可作兩層看。又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即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份按鄧定宇云：子貢平日求知於外，不曾從心體上用功，莫我知之歎，欲使求之已，所獨知之妙，也不怨不尤，正是心體無累，自家有一段獨見其妙處。夫子意謂我不曾從入耳目所見處討知，只從心體上打得空淨無累，每每於下學處，便有上達之妙。上達正是心中妙悟處，知其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

天猶云與天默契云耳。人知便有可見可聞。天知何曾有見聞可言。此正是人不及知之妙。愚謂莫我知。即舍下學之意。下學人事聖學何等切實。乃專以墮黜見聞。獨持心體為解。便墮入異學去矣。

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入之所及者。此所以入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爲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入不知而天知也。○慶源輔氏曰。已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己者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爲一。自然無所怨尤。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御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他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便自

份按。下學上達之義。蒙引云。下學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事。久則自然知天立命。而心體洞然矣。存疑云。一事便有一理。學二件事。便知二件理。此下學上達也。不下學則無由上達。此爲循序漸進。蒙引所云。乃是程子積累多。後脫然有悟之說。忒遠了。亦忒緩。聖人說甚切近。語意亦甚緊急。又云。學事親便得事親之道。學從兄便得從兄之道。此下學上達也。若謂積累多。後脫然有悟。方爲上達。則其窮理力行。日有所得者。爲何物。已上蒙存二家之說。不同。然當以蒙引爲是。蓋朱子

住了。如子欲無言。予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只是不會有默契。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曾子聞。○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爲下學入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

謂十五而志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夫自志學時。積十五年之功。方能立。又積十年。方始不惑。至不惑後。尚須層層級級。達將去。聖門原不貴速化之術。何妨於緩。何妨於遠。可見蒙引積累之說。為長。彼存疑之意。謂格一物而有所得。即是上達。行一事而有所得。即是上達。乃是逐節各有上達。則十五志學之為下學。豈其時竟無一物一事之有得。必俟三十四十始有所得。而後可為上達耶。朱子謂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分明亦用程子格物之說。與蒙引同。朱子

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日。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大。底。要。理。會。其。他。卻。不。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日。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日。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廝。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

又謂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然則必寫得熟。後。點。畫。皆。合。法。度。方。為。上。達。而。非。初。學。時。一。點。一。畫。偶。合。法。度。之。為。上。達。也。必。道。理。俱。在。我。時。方。為。上。達。而。非。偶。有。一。得。之。道。理。便。為。上。達。也。存。疑。之。說。過。矣。且。必。如。蒙。引。主。積。累。說。則。上。達。時。候。去。下。學。甚。遠。方。說。得。循。序。漸。進。四。字。親。切。若。如。存。疑。主。逐。事。各。有。上。達。說。則。上。達。即。在。下。學。之。時。雖。於。循。序。二。字。亦。說。得。去。却。是。零。碎。散。做。去。全。不。見。得。漸。進。之。妙。矣。况。主。積。累。說。則。下。學。乃。是。隨。事。精。察。力。行。日。有。所。得。上。達。則。是。左。右。逢。原。一。以。貫。之。不。惟。上。達。說。得。精。微。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入。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孔。子。當。初。數。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入。事。之。卑。眾。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之。必。有。深。意。日。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卻。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卻。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日。何。為。其。莫。

下學亦說得廣闊方是聖人分上事若謂為逐事各有上達即常人豈無一事二事之有得則常人皆得與於上達矣恐與聖人分上離得遠了此雖聖人自謙然亦須於庸近之中見得精微方是聖人謙詞故存疑之說愚不敢以為然也

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是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著似乎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通考朱氏可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為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不足以言聖人故也故充虞又聞於孟

如木無風等語形容聖人就平易做去最為親切何故刪去○按本註云此但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乃是連上達二字亦在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中蓋聖人但知下學只去理會用功底事其自此上達也乃是工夫到後自然如此聖人說此原只重在學二字故本註總收入無以異人中說得真已知意最為親切或問則云方其下學入事不求之遠而求之近人何自知之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則又非人所及知語類謂兩頭差過了故人終不知乃是將上達二字劃出在無以異人句之外則聖人說上達處微嫌於自譽似不如

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其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者也附語錄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已相于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未到上達只有下學○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問下學而上達日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著力不著力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問不怨天一段曰如此故天知○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日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所謂天知者只是他理一般而已○仁山金氏曰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字字似不同上文方言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下文又說知我者其天乎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

本註之穩今語類此條謂三句是退後一步則專主無以異入說與集註同如水無石等語形容得甚妙後人不知而妄刪之可歎也

前是氣化之天。後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與及細玩集註中。却只以理推日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於事上見得。理透。便是上達。天理與我默契。便是天知。○蒙引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三句意不斷。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不尤。裏。下學。即自脩之實也。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己。反己。自脩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己。自脩。則理在事中。事亦非理外。便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頭為已。而非有所歆動於人處。固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大註此。但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直解到其天乎。往或者止。截到上達處。非也。與葉公問孔子章。大註此。但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云云同。○聖人下學。便上達。如何說循序漸進。如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若孔子本意。卻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於上達。不是方下學。便一蹴到上達處。只是上達不在下。

學外耳。○存疑。知我者。其天乎。只是說。莫已。知言。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等處。都是學者常事。初無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其誰知我。知我者。其天乎。然自旁人觀之。則見其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聖人說此等處。都不自覺。可見其與天為一處。○這天是蒼蒼之天。天者理而已。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則其理與之契。故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天若作理說。不是理無知。何謂能知聖人。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

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

寮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

言言大全卷一
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新安陳氏曰：愬，讒譖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知之，何愚謂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朱子曰：聖人不言命，

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

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

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寮者，義之激也。夫子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子羔仕衛。○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

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子於臧倉之沮魯侯亦歸之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新安陳氏曰：天將使道之行，寮不能使之廢，使寮之愬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何尤於寮哉？通考朱氏公遷曰：孔子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在我者可必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附語錄：賢者

辟世浩然長往而不來，舉世棄之而不顧，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問沮溺荷蓧之徒，可以當此否？曰：可以當之。或云：集注以太公、伊尹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徒偏耳。

伊呂平正

其次辟地

附蒙引：三箇次字，只就地色言，上說來。

去亂國適治

去聲。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如衛靈公顧蜚雁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如衛靈問陳而孔子遂行。

○程子曰：四者雖以

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問四者固非優

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勉齊黃氏曰：出處之義自

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厚齋馮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為之憮然。至是乃言辟世。則道不行而無社志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入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辟於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慶源輔氏曰。凡書所索之則失之畧。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困勉錄曰。南軒謂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者。亦是後面子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之意。知字輕看。方無病。只是逆料。的意到歸與之數。方是真知其不可。又曰。聖人與沮溺輩亦同歸於辟世。但一則是逆料其不可為而不為者。一則是真知其不可而不為者也。四書釋地曰。地志之書。某人漸多傳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即有庫已云今道州鼻寫。文云未知是否。蓋其慎也。然亦畢竟屬詩便宜其實地有鑿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于石

附蒙引此孔子憂世之意。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問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

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即此非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啓門者訝其太蚤。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啓。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

言言大全

卷十四

三十一

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其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歟。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聲下。可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

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

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朱子曰。他

必作是語。此可想見。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說叢曰。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而不返耳。驟聞磬聲。不覺打動熱腸。忽然歎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既之鄙。則直荷蕢之心也。

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附蒙引。有心哉。擊磬乎。此未有貶意。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

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

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附通義。白雲許氏曰。以衣涉水。曰厲。攝衣裏衣也。攝衣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

過。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論語大全

卷十四

憲問

三十一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去聲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磬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

哉心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問

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在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鴉。鷓之鷓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在楣。鄭氏謂在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面命者如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

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音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入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奸豈不大可憂邪？雙峯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奸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新安陳

呂晚村曰：好禮民自易使。若謂以禮使民則民將生心矣。又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只是尊卑等威。事事分明。民便知尊君親上之誼。故易使耳。謂以禮使民者固非謂上自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亦非。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名一物一動一靜莫非禮也。惟上能好之則事事辨其數制物物辨其等分。犁然當心樂此不疲而禮制大明達於上下。民之易使其宜也。重扼好字方得要害。不然則漢成之威嚴公孫之尊大皆得竊其聲。昔笑貌矣。○份按上好禮正須從躬行此禮說出好字方為有本。若只在事

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

去聲。此句出禮運。

故民易使。

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峯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雲峯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可使之也。○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附蒙引：好禮該本末言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之下。○要依答樊遲章就上人本身說不可依饒氏官府之政學校之教說。然其達於下而分有定則民易使矣。然亦不必全依輔氏謂上好禮則品節詳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亦皆安已之分云云。如此則禮達分定意思又不見了。

物上辨其數制等分恐猶爲文具也。

份按上好禮。固應主爲上者躬行此禮說。然饒氏所謂官府之政學校之教亦不可少。蓋此乃齊之以禮事也。輔氏以觀感立說。蒙引謂不見了禮達分定意。固是。然此意亦不可少。蓋好禮既主躬行說。則觀感意亦包在內也。要認註自然及物意。或問自然及物似可疑。假如爲君要安民。必有紀綱法度。豈是端拱無爲可安得的。答曰。非是。端坐無爲。但所爲俱包在脩己內。如爲君不能躬行善道。固是己不脩。就是紀綱法度一毫不舉。亦是君道未盡。亦可謂之己不脩。說箇脩己。則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聲。下同。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

入安百姓的事都包了。安人安百姓是脩己的全功。不是脩己的效驗。又曰。講安人句。勿誤用入無不安等語。便犯了安百姓。但亦不可說是止安一人。蓋安一人安衆人俱謂之安人。但不曾明說出衆人字面耳。

份按朱子云。脩己以敬。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又曰。安人安百姓。雖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黃勉齋云。非謂脩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脩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脩己以安人。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脩己以安百姓。猶曰脩己以敬。

所以爲聖人矣

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脩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之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齋黃氏

而可以安百姓也。書曰：無可疑矣。乃晚村忽謂安人安百姓其脩已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又謂百姓者安之盡必脩已到盡處。安亦到盡處。此脩與上脩已分量不同。又謂安百姓之脩已與安人之脩已又有別。其意總是謂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則外面遠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脩已便了。其言與朱子勉齋所云全然相反。愚謂齊家有齊家之事。治國有治國之事。平天下有平天下之事。可見安人安百姓正各有實事在。然其事雖有不同。而要皆包在修已以敬之內。此正所謂外面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者也。何

言言大全卷十四
曰：非謂脩已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脩已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脩已以安人。猶曰：脩已以敬。而可以安人也。脩已以安百姓。猶曰：脩已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脩已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程子曰：君子脩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必至矣。記禮運四靈以爲畜。許六反。故飲食有由也。何爲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朱子曰：上下於恭敬。這卻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

晚村反謂此是他處話頭。而非本章之義。

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問：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峯饒氏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新安陳氏曰：夫子爲見子路勇躁。輕視脩已以敬之言。故推極其功。以抑之。程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夫子之意云。○東陽許氏曰：聖人言脩已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敬字。是舉其統體而言。亦曰專言之者。緝熙敬止。是聖學之極功。恭已

篤恭是致治之極功。脩己以敬則徹上徹下之道也。又曰恭己以正南面。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以敬之功用言。恭己篤恭是臨民氣象。恭而安是一身氣象。恭敬之心是本心著見者。餘則因其著見而充積之者。或問諸說之外。胡氏形容脩己以敬之義亦為得之。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之。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六圭如捧盤水。如雷霆之在上也。如淵谷之在下也。如師保之在前也。如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也。○語錄問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家人不安。○因問上下於恭敬。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體信達

順。即是主忠行。恕。○問如何程子說到祀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撥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蒙引脩己以安人。脩己內有箇敬。○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但求之近。則遠者不外是矣。○程子註要詳細看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故兼舉之。○體信達順。都在敬字內。兼體用言。中庸致中和。只是一箇敬能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此自然之理。○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即敬也。○存疑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於萌動。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一心以至於

萬事皆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之脩，以至於百姓之安，皆此敬也。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就是脩己以敬。道理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就是致中和。道理致中和，則見之政事，以治人者，皆得其道。而人皆被其澤矣。故能安人安百姓。蒙引曰：人惟能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此脩己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

之沐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踞也。音存也。雙

饒氏曰：踴踞，鴟鳥好踴，故謂之。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踴踞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踞也。

而踴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

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

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足骨也。孔子既

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踞然。朱

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鄭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者，蓋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為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為賊。壤

良可
戒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

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

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

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

翼註曰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又曰通章以禮字為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

習禮習禮內有抑其虛僞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為重

循隨行平聲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聲之

役觀長上聲少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

非寵而異之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

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為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慶源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為先而又以躐等為戒○雲峯胡氏曰原壤老而為賊是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馴揉其氣而閉習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歟

